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續小五義
第一〇一回 包公開封府內丟相印 徐良五平村外見山王

且說相爺見刺客死去，吩咐用凉水噴醒，仍然不招，相爺只得退堂，吩咐護衛細拷問。蔣爺遂到校尉所，連用幾次的非刑，紀小泉這才受不了了，自己暗叫：玉仙事到如今，我可顧不得你了，想罷說：「老爺們在上，事到如今，我不能不招了。石龍溝劫奪囚車，實是東方亮的妹子。楓揪門外要劫法場，也是東方亮的妹子，不料在城內刷了東方亮。如今行刺盜印，也是他的妹子前來，叫我給她巡風，不料我被捉拿，她就拿印逃命去了。」蔣爺問：「她奔什麼所在？」紀小泉不肯把她上黑虎觀的事情說出來，就說：「她拿著這印信，奔朝天嶺去了。」蔣爺說：「此話當真？」紀小泉說：「我要不招，你就把我打死，我也是不招；我既是招了，若有半字虛言，情甘認個副罪。」蔣爺吩咐，把他釘肘收監。開封府內大家議論紀小泉說的話，實與不實。馮淵言道：「我那日晚間，聽他議論此話不虛，還有朝天嶺那人姓王。」徐良說：「他叫王玉，外號叫金弓小二郎。」馮淵說：「對了，他們商議在商水縣劫囚車，準是沒上商水縣去，在石龍溝劫的，石龍溝沒劫著真的，他們才入都劫法場，人都又沒劫著，才生出這個主意來了。」蔣爺說：「只有明天，回稟相爺，去幾個能人，探探朝天嶺去便了。」劉士杰與邢如龍、邢如虎三個人過來說：「請問四大人，朝天嶺去過沒去過？」蔣爺說：「沒去過，你們三人可曾去過？」全回說：「沒到過那裡，就是聽人家說過。」遂向蔣爺說：「外面有□里的水面，通著馬尾江，南北有兩個島，一個叫連雲島，一個叫銀漢島，有個寨叫中平寨，水內有水輪子，有個滾龍擋，下面都有刀，這個擋不分日夜的亂轉。上山四□里的山路，上邊才是山寨。」馮爺說：「任是什麼人也不用打算進去，這朝天嶺非得有會水的，有慣走山路的才行，這個山路最險，外人不用打算進去。」蔣爺一聽說：「這還了得，這樣說起來，非我不行。」正談論間，包公上朝，話不絮煩。相爺早朝已畢，回至相府。展爺與蔣爺進去，稟明瞭紀小泉所招的言語。相爺就派他們，至朝天嶺探聽信息。蔣、展二位出來，議論派什麼人看家，可巧二義士韓彰從外面進來。大家見禮已畢，韓二爺先就打聽開封府有什麼事情沒有。蔣爺就把丟冠袍帶履，拿白菊花，冠袍帶履可是請回來了，拿白菊花，至今未獲，昨晚又丟印一節詳情，說了一遍。韓彰一聽此言，也是一怔。南俠、蔣爺只得帶著他進去參見包公，然後出來。蔣爺與南俠議論，叫韓二爺看家，南俠又怕韓二爺一個人勢孤，又把邢家弟兄留下，說：「你們務必留神看守相府才好。」三個人點頭遵命。蔣爺又叫徐良過來，說：「朝天嶺既然是山路，又最險，你先去把你父親請出來，要論走路，誰也不似他能走。」徐良說：「我去把我父親請來，咱們在哪裡相會？」蔣爺說：「你先走，我們後走。你們爺兒兩個，到潼關打聽，我們過去了，你們就往前面追趕。我們要是未到，你們爺兒兩個人就在那裡等著，咱們一路前往。」

徐良拿了自己應用的東西，帶上盤費，辭別了大家，出離了開封府，走出了西門，奔山西大路，在路上曉行夜住，一路無話。那日到了家中，家人見少老爺，全都過來行禮。徐良到裡面，先見了母親，跪下磕頭。老太太見徐良回來，□分歡喜，行禮已畢，叫他坐下。徐良問：「母親，我爹爹往哪裡去了？」老太太說：「上陝西去了。」又說道：「自從你上京去以後，你爹爹睜眼淚，合眼淚，只要拿起酒杯就哭。可巧那日出門，遇見他的一個總角之交，是個道家，姓閻叫閻道和，他有個師兄姓呂，如今這呂道爺，在陝西地面置了一座廟，叫上清宮。這閻道爺，見你父親類若瘋顛之狀，苦苦勸解，叫他上陝西去散散心，故此你父親跟著這閻道爺上陝西去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孩兒來得實係不湊巧，如今京都有要緊的事情。」老太太問：「什麼事情？」徐良就把始末根由的話，對著老太太告訴了一遍。老太太說：「這可不巧，再者，他又沒准日限回來。」徐良說：「這上清宮，可不知在什麼地方？」老太太說：「那廟我可知道地方，出潼關到了馬尾江，有座大山，山上有三段梁，由山下往上去，有個青石樑，有個紅石樑，有個白石樑，就到那上清宮了。」徐良說：「只可孩兒找他老人家去罷，並且也是陝西地面，我找他老人家，再上潼關找我四叔去。」老太太又問：「我兒在外邊定下親事了？」徐良說：「你老人家怎麼知道？」老太太說：「前者你父親走後，有一位在遼東作過武職官，如今告老，叫尚均義的，有過書信，說他的女兒，乳名玉蓮，給了你了。」徐良一聞此言，雙膝跪地，說：「母親恕孩兒不孝之罪，未稟明父母，在外面私自定親。」老太太說：「此事，我兒辦的甚好。為娘的也看見過尚家的書信，是你身臨險地，人家救了你的性命，又把姑娘給你，又有石家的媒保，他上輩又是作官，這可稱得起是門當戶對，為娘的□分歡喜。」徐良磕了三個頭起來，立刻告辭，依著老太太教他住一晚，明天再走。徐良一定要走，叩別娘親，自己出門，直奔陝西來了。仍是夜住曉行，到潼關說明來歷，方才出去，投奔馬尾江。

那日過了馬尾江，望見正西一座大山，往西北全是山連山，嶺套嶺，真不知套出有多遠去。自己也不認得從哪裡走，又怕多趕了路程，也不知准有多遠才到。可巧遇見一個農夫打聽，人家指告說，由此往西，山下有一段鬧熱街面，過了這條街，就是山口，進山口往上走，有三段大梁，就是上清宮。那人說：「你順著我手看，論說這裡就看見了。」徐良順著他手一瞧，果然就看見了，在西南半山腰中，周圍全是松樹，環抱著一個廟宇。徐良道：「借光。」自己趕奔正西來了。雖然說看見可是看見了，要走一時不能得到，常言說的好，望山跑死馬。徐良到了鬧熱街面，覺得腹內饑餓，路北有座飯店；找了一個座位坐下，把過賣叫過來，要菜要飯。過賣說：「客官不喝酒麼？」徐良向例不喝酒，過賣說：「沒從我們這裡走過罷？」徐良說：「我這是頭一次。」過賣說：「沒從我們這裡走過，那就是了，要從我們這裡走過，不能不喝酒。」徐良問：「這是什麼緣故？」過賣說：「我們這裡叫五平村，這裡有□八家燒鍋，出一宗酒叫透瓶香。不敢說天下第一，其味最美，有兩句口號說，『路過五平村，不飲村中酒，在在陝西走一走。』你老人家如要不信，我孝敬你一瓶嚐嚐好呀。」徐良就叫過賣看一瓶來。過賣的答應下去，把飯菜擺放在桌上，徐良自斟自飲，左一杯，右一盞，越喝越香，吃完一瓶，又要一瓶，不知不覺就喝了三瓶。復又叫過賣看酒，過賣說：「客官，你素常不□分喜愛喝酒，這三瓶可也就足夠了，這酒的後勁甚大，迎風便醉。」徐良一定要教他看一瓶來，過賣只得又與他看了一瓶。把酒喝完用飯，徐良吃得飽了，見天氣不甚太晚，諒來趕得到上清宮去。會過飯鈔，徐良出了飯鋪，進了山口，進青石樑，迎面來了一隻老虎。要問徐良怎樣，且看下回分解。